

杨绛先生的温度

陈洁

杨绛先生走了。她的脚步一定很轻盈，因为经过这105年，她早已洗净了周身的凡尘，清点好灵魂的行囊，心静如水地迈过人生的边缘。

反倒是我，呆呆地看着桌上刚出版的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（增订本），久久难以平静。这些日子，常常听到杨先生病重的消息，每次听到都一阵揪心，但愿那只是谣言。而今摸着这本还没送出的样书，忽然发现这些年，送书是我唯一能为杨先生做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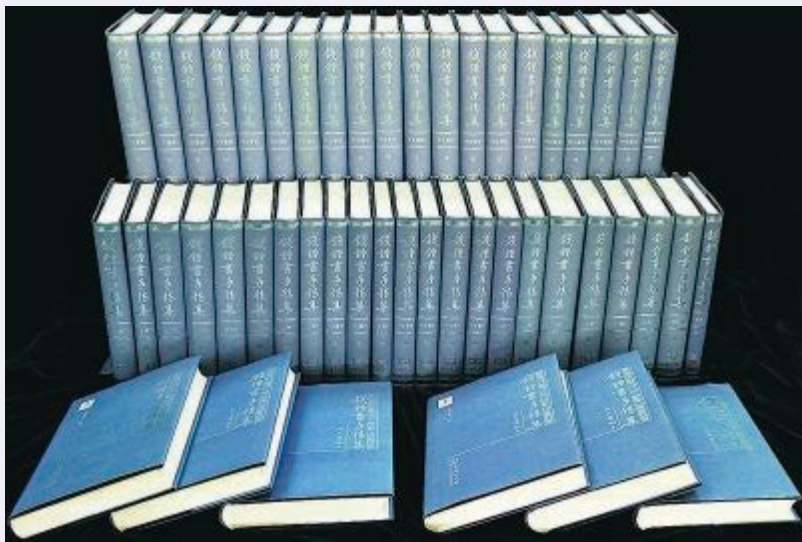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次送书是在今年春节前夕，送的是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的最后几册样书。她没有说太多的话，但白皙的面庞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。墙边矮柜上摆着《钱锺书集》、《钱锺书手稿集·容安馆札记》、《中文笔记》，书前是钱先生和女儿钱瑗的照片，她示意阿姨把《外文笔记》摆到柜子上，就像一个惦记交作业的孩子。

去年年末，《外文笔记》第四、五辑出版，我与杨先生的朋友联系送书之事，听说杨先生虽然闭门谢客，但是出版《钱锺书手稿集》是她最

牵挂的大事；而且我们这些年轻人去跟她聊聊天儿、解解闷儿，她没准儿也会很开心。果然，当我们把两箱样书搬上楼，杨先生早已笑吟吟地坐在客厅。看着我们气喘如牛的样子，她习惯性地合掌连说了好几声“谢谢”。《外文笔记》每辑卷首都有德国专家莫芝宜佳或莫律祺作为编者撰写的简介。在第五辑《简介》中，读到这一辑笔记全部是打字稿，她说：“钱钟书是用两个手指头打的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莫律祺先生在简介中也提到了。”并指给她看那段话，她又合掌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可见她心里对他们有多满意多感激。

2014年初，杨先生健康状况不太稳定，我总是揪着心。不久，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第一辑推出，我赶紧把样书送去，因为杨先生在休息，便交给了阿姨，心里惴惴，不知她对新书是否满意。5月29日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清华大学合办了一场新书首发仪式，不仅有很多知名专家到场，更欣喜的是听到了杨先生的录音致辞：“承蒙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热心帮助，国家出版基金支持，如今《外文笔记》出版了第一辑，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……”原来是清华校友总会的老师帮我们录制的。2015年2月，《外文笔记》第二辑（全三册）出版，我们将两套样书搬到杨先生家。只见杨先生正坐在沙发一侧，戴着老花镜看信。彼时彼刻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手心暖暖的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杨先生好了！真是太棒了！”

自从8年前接手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的工作以来，对杨先生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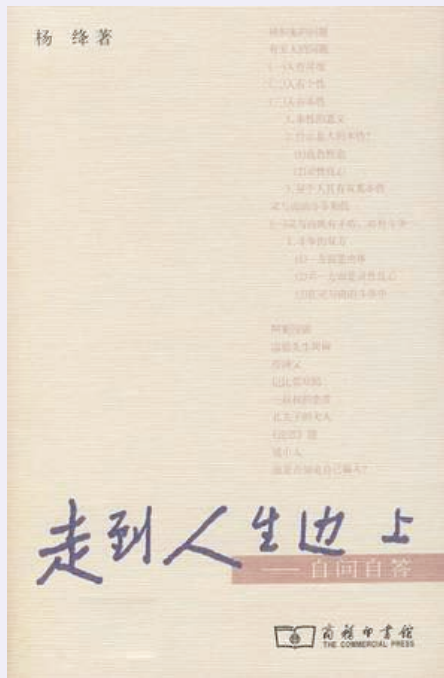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钱锺书手稿集·外文笔记》

事已高的忧虑始终困扰着我们。当时初见杨先生，她已96岁高龄，我拿着一摞小纸条忐忑不安地汇报，她为我解答了很多疑问。告别时，杨先生步履轻盈地走到门厅送我，第一次握她的手，好凉！《钱锺书手稿集》厚厚几万页稿子压在她的心头，可想而知她有多着急。

然而，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远超想象。钱锺书先生饱读诗书是出了名的，他学识淹洽，纵横捭阖于传统诗文词、文言小说、话本小说、戏曲、历史笔记、经典文献之中，但并非所有条目都有明确的标注。因此编目工作势在必行。但是从笔记手稿中爬梳出目录来，又谈何容易。幸好杨先生事前做了很多基础工作，尽管她谦虚地说：“对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。”照我们看来却是进行了极其深入细致的整理和编订。我们钩沉出3000余种书目后，即联系相关学者查考大量书目文献，加上规范的书目信息，再根据笔记正文确认版本信息，反复核对页码。其间因为学养不足，耽误了大量宝贵的时间，歉疚之情，难以言表。但是，每当我们为进展缓慢而自责时，杨先生总是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来，做好！”

2011年7月，《中文笔记》（全二十册）出版，正逢杨先生的百岁生日。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去给她送样书。杨先生兴奋不已，聊起很多往事。她说钱先生在世时，墙角总堆着很多书本，凌乱不堪，杨先生就想买几个书柜来装，可钱先生执意不肯，他说把书装到书柜里就藏起来了，放在外面才是要看的。的确，钱先生常常要翻看那些笔记本，有时杨先生在阳台上晾晒衣物，钱先生就倚在阳台门边，一手拿着笔记本，一手捻着下巴上的短须，把笔记本里摘录的精彩片段



杨绛先生曾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里追问：“我的躯体火化了，没有了，我的灵魂呢？灵魂也没有了吗？”

念给她听……此情此景，犹在目前。当日，心急如焚的杨先生便提起了《外文笔记》的出版计划。她说，钱先生年轻时就是学习外国文学的，之后因为各种原因长期借调做中国古典文学，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外国文学的阅读和研究，写了大量的笔记，其中积累了很多材料和理念，更有将古今中外的书籍互相比较参证，融会贯通所获之心得，总想有朝一日能够整理条贯，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，不料晚年“多病意懒”未能实现，成为他一生的遗憾。杨先生深知这些笔记积聚了钱先生毕生读书所得，即便他用不上了，但对那些有志读书、研究中外文化的

知音者来说，总该是有用的。“我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《外文笔记》出版，不知是否奢望。”于殿利请杨先生放心。我们深知这套书在她心中的分量。她把晚年最看重的这套书托付给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希望它们能够得到最妥善的保存，是对百年老店最厚重的一份信任，幸而不负重托。

今年3月24日，《外文笔记》（全四十八册附一册）出版座谈会召开，宣布《钱锺书手稿集》全部出版。北大教授丁宏为有感而发：“这套书系里资料室一定要购买，放在那里，每年的新生入学时都去看看，就从它面前走一遍，体会一下，什么叫读书。”化身千万，激励无数学子，杨绛先生的梦圆了。她曾在《走到人生边上》里追问：“我的躯体火化了，没有了，我的灵魂呢？灵魂也没有了吗？”如今杨先生走了，但是她的睿智、幽默、坚忍、倔强……还有她的温度，将永远萦绕在我们心中。❀

（作者为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编辑，文章来源：2016年5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